

，俄國承認爲日本所有，爲日本領土，毫無疑問；且不屬於「舊金山和約」中日本所放棄的「千島羣島」範圍之內，亦極爲明顯。日本今日自有權向蘇俄要求收回。至於「雅爾達協定」規定將千島羣島割歸蘇俄，係由於當時未將千島羣島與南千島作明確劃分所致；何況「雅爾達協定」是否對日本有拘束力，尙有待研究。美國國務院對日俄領土爭端，亦曾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發表聲明，支持日本主張。至於齒舞、色丹爲日本北海道之一部分，要求收回，亦甚合理。

照目前情況，蘇俄除以齒舞、色丹兩島歸還問題，作爲「對日和約」及「離間日美關係」的工具外，不致輕易歸還；對於國後、擇捉，勢將長期佔領，不作歸還打算，成爲日俄間永久懸案。

再就日美間有關交還琉球問題言，美國是否有權將琉球歸還日本爲另一問題，本文不擬加以討論外，至少美國對琉球，決無領土野心，爲週知之事實。美國在原則上已同意於一九七二年將琉球行政權交還日本，亦已成定局。而今天成爲問題的，是琉球行政權交還日本後軍事基地處理問題。日本政府明知其現有防衛力量，不足抵抗任何外來侵略，仍有賴「日美安保條約」保護。但日本政府，一面受到國內反對派強大的壓力，一面又在「收回固有

領土」的狹義民族意識下，爲維持政權，不得不採取「撤銷核子武器、基地性質視同本土」主張，在一九七二年收回琉球。但環顧目前遠東局勢，越南和戰未決，「中共」正積極發展核武器，威脅亞洲各國；北韓亦虎視眈眈，準備南侵，重開戰端；蘇俄已伸展其力量至印、巴、星、馬、菲、泰等國，企圖獨霸亞洲，如果琉球美軍基地一旦喪失原有嚇阻機能，勢將使亞洲局勢發生大變。美國堅持琉球行政權歸還日本後仍維持軍事基地自由使用原則，其原因亦爲亞洲大局着想。此點應爲日本政府及人民所深切了解者。因此，深望日本政治家應從整個亞洲安全與和平着眼，與美國談判琉球問題。如果日本仍堅持原來主張，不但日美關係將因此受到損害，整個亞洲也將遭到劫運。

註(一)日俄兩國於一九五六年以發表共同聲明方式恢復外交關係。迄未正式簽訂和約。

(二)一九五七年俄共第一書記黑魯魯曉夫曾公開聲明，「美國如將琉球交還日本及日本國內不存在外國軍事基地時，蘇俄同意在簽訂日俄和約前，將齒舞、色丹交還日本」。

(三)愛知外相出發前在國會之談話。

## 緬甸局勢的展望

羅石圃

自越戰和談，東南亞國家多事——其新聞經常佔據報紙重要地位的一年多以來，緬甸的消息沉寂得幾乎被人們所遺忘。但最近由於緬甸前總理宇努，先後在曼谷、倫敦、紐約發表將「向尼溫奪權」的談話，加上紐約時報透露：緬共活動重心北移，以便取得中共支援；泰國總理他儂宣稱：中共在緬北滇、緬、泰邊區——猛南集結軍隊二萬五千人，使泰國甚為憂慮，可見緬甸局勢正是山雨欲來。其未來的發展及影響如何？在動亂的東南亞而又彼此息息相關的當前，確是值得重視。

### 一 宇努宣佈向尼溫奪權

據本年八月廿三日泛亞社曼谷電：在泰國訪問十天的緬甸前總理宇努已

離泰赴英，擬定將在倫敦宣佈其仍爲「緬甸聯邦總理」，然後着手與尼溫從事奪權鬥爭，一面在海外建立新黨；一面遍訪歐美及亞洲各國，以尋求他國的支持。據當日曼谷英文郵報透露：宇努所擬的奪權計劃，並非在海外建立

流亡政府，乃設法策動緬人「恢復民主，重施憲政」，他將正告緬甸人民：一九六〇年緬甸大選所產生的國會，應留任至一九六四年，但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，尼溫發動政變，使國會及合法政府均失去權力，所以他至今仍為緬甸聯邦政府的國務總理。

八月二十九日，宇努在倫敦宣佈成立「緬甸議會民主黨」，並稱已取得國內大多數人民的支持。指尼溫政權為「法西斯主義」，呼籲他們須放棄非法得來的權力，他保證必將恢復議會民主，新聞自由，改善公務員情況，開放工商企業自由經營，且聲言他雖非偏激而愛好暴力的人；但可能會被迫使用武力推翻尼溫政府。（註一）至九月十一日，宇努再由倫敦飛抵紐約，要求美國人捐款協助他以武力推翻尼溫政權。由于他已試圖使用和平手段以矯正緬甸現政府的錯誤而無效；因而發現除採取最大的犧牲以防衛民主外，別無其他選擇。（註二）

宇努在紐約宣佈的軍事活動計劃：(1)在時間上，預定于今年年底開始活動；(2)方式上：從游擊隊發展為一枝正規軍；(3)所需的軍費共約四百萬美元，其來源除要求美國人民捐助外，他將訪問北平及莫斯科，以尋求財政上的支援。他出現在電視節目中表示：這是一項世界性的尋求支援運動的一部份，目的在恢復緬甸議會民主制度，言外之意，他將廣泛地尋求全世界各國的經濟支援。因此又稱：他將向共黨及非共黨國家領袖表示：「如果你們認為我們的任務是神聖高貴的，請給我們以慷慨支援！」（註三）

宇努，在緬甸喪失其政治權力，至今已八年。雖然他自稱緬甸現政府是以非法的政變手段奪去其權力，因而他本人仍是合法的緬甸聯邦國務總理；但當此舉世滔滔，以政變而取得政權的何止緬甸尼溫政府？在國際上祇重視「現實」與「姑息主義」流行的今天，縱使被非法奪去政權的合法領袖就在當時向國際呼籲，亦不能阻止國際上不承認其暴力政權，何況在八年之後，而各國又早已承認尼溫政權，所以西方國家將不會對他伸出援手的。值得注意的，是他聲言將訪問北平與莫斯科，象養各國失意政客以作為號召其國內叛亂的工具，這是毛俄雙方的慣技，問題是宇努在緬甸的號召力如何？有無值得象養的價值？

## 二 宇努在緬甸的份量如何

緬甸局勢的展望

受緬人尊稱為國父的翁山，是領導緬人爭取獨立的德欽黨黨魁，宇努的地位，在德欽黨內僅次于翁山。他不僅是該黨創始人之一，且于翁山被英緬當局逮捕下獄期間，為對付緬共滲透份子篡奪領導權的陰謀，不惜解散德欽黨而另行組織社會黨，仍以翁山遙領黨魁，其本人以副手代行領導任務，並建立爭取獨立的武裝任命尼溫統率——此即緬甸陸軍的胚胎。至日軍侵入緬甸，翁山被釋出獄，社會黨已有相當的力量與建樹。此後社會黨于大戰時期，聯合緬共及全緬各黨派組成「緬甸反法西斯自由大同盟」，由抗日轉而向英倫爭取獨立，雖均由翁山領導，宇努實為重要的策劃人，所以在獨立後的臨時內閣中，他被任為副閣揆。

翁山于緬甸獨立後不久被刺，宇努繼任閣揆——這是臨時政府時代。一九五一年，緬甸舉行首屆大選，當時執政的「反法西斯自由同盟」——簡稱「自由同盟」已經四分五裂，其三大支柱之一的緬共，早已退出而轉入地下發動武裝叛亂——稱為紅旗緬共；另一支柱——抗日志願軍亦以企圖使政策左轉而未遂，也轉入地下成為另一枝叛亂武裝，稱為白旗緬共；其餘非武裝緬共黨人，則組成工農黨，而以統一戰線聯合左翼各黨派組成「左翼民族團結陣線」，用以與執政黨競選。

首屆大選揭曉，同盟得以繼續執政，宇努連任閣揆。一九五五年二屆大選，同盟既穩操勝算，閣揆之任，更有非他莫屬的情勢。但這時他發現黨內潛伏份子甚多，乃于就任後，即將職務交由副閣揆宇巴瑞代行，其本人則聲明決以全副精神用于清黨。不料在此一期間，反而釀成黨內大分裂，使領導階層形成宇努、宇陣派，與宇巴瑞、宇叫迎（當時任內政部長，與尼溫為連襟）派，尖銳對立，迫使其不得不中止清黨工作而重掌內閣政權。

這時同盟在國會的議員亦已陣線分明，勢成水火，而擁護巴瑞派的人數較多，遂醞釀倒閣。緬共議員因此舉足重輕，宇努派乃不惜任何條件而加以拉攏，使宇努在國會倒閣風潮中雖獲得多數信任票，但政策上不得不趨奉共黨而迅速左轉。由于兩派均深感危機嚴重而又無法重尋舊好的情況下，于是由陸軍和平接管政權，由尼溫組成過渡內閣，議定以一年半為期，俾兩派各自組成政黨後再舉行三屆大選，因而宇努另組「聯邦黨」，以與由宇巴瑞領導的自由同盟在選舉戰線上從事競爭。

這場選戰，在宇努領導的聯邦黨是居于劣勢的。一以在緬甸獨立運動上

具有輝煌歷史的「同盟黨」，已經變為他的對手；再以當時執政的尼溫政府，誰都瞭解是為宇巴瑞所領導的「同盟黨」作競選鋪路，在尼溫執政的十八個月期間，宇巴瑞與宇叫迎實為他的幕後操持人。可是到一九六〇年一月大選揭曉，聯邦黨仍大獲全勝，宇努又成為第四度的內閣總理。可見他在歷屆大選中得以蟬聯內閣，並非完全由於具有為獨立奮鬥輝煌歷史的「同盟黨」所贏得，其個人在選民心目中已具相當的魅力。至于八年以後的今天，他對緬人號召力的消長情況如何？從人民對現政府的好惡，及尼溫為何釋放他出獄且聽任出國遊歷？亦可窺見大概。

### 三 由于尼溫政府造成的民忿而使 宇努影響力增強

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，尼溫率陸軍推翻宇努政府，將大總統以下的政務官，兩院議員多予囚禁。所宣佈的罪名，為他們造成緬甸聯邦分裂的危機；實際的原因，乃由于宇努政府倒向北平，訂結雙方「軍民友好往還」等一連串軍事密約，且中共又唆使宇努以兼國防部長身份；斷然勒令十三位反對密約的陸軍高級將校退役。（註四）所以軍政府成立的初期，所有親共份子幾被一網打盡而鋤鐺入獄，連緬共外圍團體如「全學聯」均被解散，其領導份子亦被囚禁。

不料尼溫再度執政未及一年，陸軍高層人士已顯露分裂現象。作為軍政府第二號人物——安基所領導的穩健派，主張對內積極清共，在清剿緬共武裝的同時，對其外圍的左翼政團嚴加制止，雖流血亦在所不惜；對中共採疏遠態度，決不承認宇努政府與北平所訂的軍事密約。由于佩所領導的另一派軍人，則主張以陸軍為核心組成全緬統一黨，解散所有各黨派，使其成員加入此黨，以便抄襲中共統治大陸的手段而實現翁山所擬的社會路線——「土地國有，工商業國營」；因而必須師承中共，加強雙方關係，並借北平的影響力，迫使緬共武裝投降。

一九六二年六月，緬甸軍政府不惜以流血而制止學潮，且進一步解散全緬各大專學校以清除共黨潛伏學生。這是安基派主張的實現，但尼溫在丁佩等的慫恿下大不謂然，因而借病出國，將政權交由安基執掌。至十月間他返

回仰光後，中共一面指示緬共潛伏份子與丁佩派對安基施以種種壓力，並紛紛聲明願解散原有黨派而由軍方組織統一黨；同時北平一再暗示如尼溫政府接收工商企業國營，中共願交出其仰光「中國銀行」及華僑經營的工商企業，更願意為其訓練國營企業管理幹部。至一九六三年三月，安基被迫去職而削髮為僧，尼溫政府立即組成「社會路線黨」，接收全緬銀行及工商企業，所有支持安基的反共政治人物亦紛紛被捕下獄，連宇巴瑞與宇叫迎亦在所不免。

尼溫政府採一黨專政而實行中共式的社會主義，其結果是使全緬民衆喫盡了苦頭，祇有軍人們則佔盡了便宜，從聯邦到邦區及鄉區政府，從國營大公司至鄉鎮合作社，無一不是軍人主持。但軍事手段與官僚作風，也同時帶到了商店。排隊購買食米、油、鹽，動不動便挨官腔以至挨打，這是主婦們上市場必須具有的修養。因而走私之風盛行，生產銳減，一方面是物資缺乏，連民生日用品在消費市場都經常不敷供應；另一方面在倉庫內聽任物資腐爛，拋棄入海。以致民怨沸騰，各邦區叛亂益加猖獗。

至一九六六年，仰光和瓦城各大城市，經常出現反對社會主義痛罵尼溫政府的標語，在緬人心目中視為代表神聖的僧人，也公開反對尼溫政府的政策。瓦城一位高僧向當地駐軍首長提出警告說：「聖潔的土地，不容有可怖的烏雲，急求富貴，有殺身之禍」。代行國會職權的「路線黨」參政員，亦多主張須改良政策——指出「既自知走錯了路，便須急早回頭」。（註五）這年六月間，尼溫為了宣洩民忿，仿效中共「鳴放」運動，要求人民陳述隱痛，發表國是意見，在數十萬件意見書內統計的結果：大家一致反對社會主義制度，消費合作社的配酬方式，更是引起民怨沸騰的主因。更有人指出師法中共，乃是自殺行爲。（註六）

一九六七年，仰光發生羣衆反毛共事件，接着全緬各地反毛羣衆運動如火如荼。一般分析緬人反毛共的心理，是將尼溫政府給予他們的痛苦，均認為出于毛共的教唆，所以反毛運動便是此種心理積忿的宣洩。尼溫政府面對着忿怒的羣衆自不敢對北平低頭，毛共自然要採取報復手段，公開支持緬共武裝奪權，並支援各邦叛軍。在內外情勢日益緊張的趨勢下，尼溫及其左右便祇有求助于在獄中的政治家，首先由階下囚變為座上客的，便是宇努和宇巴瑞。

## 四 要求軍方交還政權已是

### 人同此心

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九日，尼溫在被釋出獄的各黨派二百多位要人中，敦請了三十三人為「團結顧問委員」，十二月四日舉行首次會議。其委員包括宇努，字巴瑞，字叫迎，帽欽格禮，德欽七貌，字溫貌（前總統），德欽陣，及各邦族領袖。尼溫在會議席上聲稱：團結顧問委員會主要的任務，在制訂一部新的憲法。爲了有利于緬甸聯邦未來的大團結，希望政治領袖們尋求出最佳的方法與步驟，並作成建議，提供革命委員會採擇實施。關於新憲草案的完成的期間，定於本年五月底脫稿。（註七）

雖然尼溫鄭重聲明，目前革命委員會的政策，是一黨專政，在「社會路線黨」以外，不許有其他政黨，因而被邀參加會議的各領袖都是個人身份而非代表政黨；（註八）但緬甸有識之士，都認爲這是尼溫政府，忱于內外憂患的壓力日益嚴重，不得不還政于民以更改錯誤政策的先聲。實際上這所謂團結顧問委員會，等于是邀集各黨派領袖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，表示軍政府即將根據新憲舉行大選，恢復民主政治。

從尼溫于去年九月在全緬軍區司令會議席上的訓話，更有交出政權的露骨表白。他說：「現在政權在我們手裏，我們不應利用權力只圖自私自利並長期壟斷，把政權重授給人民手中，這是我們的責任……否則人民會奮起而將我們踢開。」接着又說：「政治是人民的事，我們軍人不應壟斷。如果要像拿破崙，爲了個人的野心，陷國家于不可自拔的境地，也就是自掘墳墓！」（註九）從他這不惜反覆告誡軍人須交還政權，不難窺見組織團結委員會的目的所在，並非安撫各政治領袖而已。

團結委員會草擬憲法的結果如何？宇努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，首先向委員會提出了他的意見書，其內容是要求尼溫將政權交還與他先前的民選政府，再通過國會，立即組成國民政府，以解決緬甸面臨的重要問題。此項建議書于本年二月五日經卅三位團結委員討論通過後，當推定由委員帽巫旺送交尼溫將軍。關於憲法擬訂問題，委員會認爲應由國民政府在成立「民族統一陣線」後，由制憲議會擬訂。（註十）尼溫政府對委員會建議的反應，認爲時

機尚未成熟，而宇努沒有等到委員會任期屆滿，即于四月十一日攜同全家赴印度醫病與禮佛，勾留至八月六日始由印抵泰。（註十一）

宇努在居留印度四個月期間內，並無政治活動，也未攻擊尼溫政府。有記者問他：「是否有重掌緬甸政權的打算？」他的答覆是：「並無此種打算，因爲緬甸尚有很多比我能夠幹的人」……「我對宗教有甚高的願望」。離印前在加爾各答對記者稱：他對宗教比政治更有興趣，其週遊世界的任務，在宣傳佛教教義。但抵達曼谷後，即有逃亡在泰的軍政人員接待，並仍稱他爲總理，稱他在曼谷郊外的寓所爲總理府。他的態度也就迅速轉變，指尼溫政府爲非法政權。

在曼谷與他接觸的緬甸軍政人物，有前國防部長帽勒耶，反英時期與尼溫同赴日本接受訓練的卅三志士之一的帽色遮，前總理巴茂博士之婿帽延奈，吉仁叛軍軍官蘇色多，仰光英文民族報前總編輯宇魯用，前總統蘇瑞泰夫人馬哈迪威等。（註十二）就這些人士的背景看：有代表邦族的揮邦及吉仁族的，有在緬軍中頗有影響力的，此外尚有緬甸前空軍總司令底格力亦表示支持宇努。由于尼溫政府雖是以軍人掌握政權，但分據要津的都是陸軍，空、海軍人則不被重視。在邦族叛亂中，以揮邦和吉仁邦力量最大；蘇瑞泰夫人則與尼溫政府有殺夫殺子的仇恨，（註十三）而在揮邦又頗具聲望；蘇色多曾任吉仁叛軍參謀長，在其本族頗有影響力。

## 五 在野黨派與軍方有識人士均主

### 張還政于民

尼溫所敦聘的卅三位團結委員是否贊同宇努奪權？這是值得重視的。誠然，這其間有在獨立前即與宇努站在敵對立場的左翼人物如德欽七貌等，也有中途因政見不合而勢成水火的如字巴瑞、字叫迎，也有反對宇努政府侵奪邦區自治權的各族領袖；但當尼溫政府實行一黨專政，接着以殘酷的手段接管工商業，取消邦區自治，大家都因堅決反對而入獄，到由階下囚而變爲座上客以後，其要求尼溫還政于民，則是人同此心。由他們一致通過宇努向委員會的建議，便不難看出宇努在國外向尼溫挑戰的言行，可能他們都會衷心贊同。

尼溫政府內部的情况如何？對宇努在曼谷、倫敦、紐約的指摘，截至目前為止尚無官方反應，這可能是由於陸軍高階層人士中意見紛歧。在一九六二年陸軍奪取政權後的不久，其幹部中即有穩健派與激進派的對立，先由安基代理尼溫執政，這表示穩健派得勢；至一九六三年安基為堅決反對一黨專政而不惜削髮為僧，這當然是出於急進派所迫，至安基與宇努等反對實行急進社會主義的一批人士被釋，又顯示穩健派的抬頭。尼溫明白告誡軍人須還政于民，可見他的立場已趨向穩健派。先前主張抄襲中共殘酷統治手法的人，也已自知鑄成大錯，恐眾怒難犯，未敢長此壟斷政權，問題是政治權易收難放，如何作妥善安排？這自然是他們要鄭重計議的。

尼溫向團結委員會要求的擬訂新憲法，然後根據新憲舉行大選，用以恢復民主議會政治，這是軍方的如意算盤。因為他們已組有「路線黨」，幾乎將各黨派主要幹部全部網羅，其餘各黨派首領被釋放後既不許作政黨活動，到大選前倉促從事，在競選戰場自非其敵手，何況他們政治權力在握，可以幫助競選的地方甚多，如果這項計劃實現，則其他各黨派不過是在未來的大選中作為陪襯而已。所以團結委員會通過宇努的建議：先由軍方交出政權，成立國民政府，由民族團結陣線組成制憲議會，再舉行大選產生民主議會新政府，無怪乎軍方不肯接受。

不過團結顧問委員會將這份建議於今年二月五日送達後，至六月三日，軍方始發表「組織「國民政府」尚非其時」的反應，可見軍方經過近四個月期間的討論，必然是由於意見紛歧——見仁見智而互相爭持，結果由於主張交還政權的人無法堅持，使尼溫祇有跟從壟斷政權者的意見而發表言不由衷的談話，其實他本人又何嘗願作拿破崙？緬甸陸軍在尼溫以外，安基、宇巴瑞和宇叫迎三人都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。宇巴瑞任國防部部長的期間甚久，尼溫便是他的參謀總長，安基一直是其副手。由於尼溫一向喜愛聲色犬馬，且經常出國，軍中人事升遷調補，多由安基秉部長之命而行使，所以軍官們對他兩人都有相當感情。宇叫迎久任內政部長，保安部隊都是他任內成立的，自納入國防軍序列以後，他的影響也隨之而到了陸軍之內。

當一九六二年陸軍奪取政權後，宇巴瑞和宇叫迎始終堅持尼溫維持過渡政府，安基和他兩人採同樣態度，可是另一批急進軍官主張軍方長期執政，尼溫中途出國而由安基代行其職權，乃顯示他們三人在軍中的影響力超過急

進派；至安基被迫下台，又顯示急進派的得勢。但宇巴瑞和宇叫迎仍然堅決反對他們的作法，因此也被關入監獄。至他們三人的先後被釋而均被聘為團結委員，這又不難看出他們在軍中的潛力又已抬頭。所以宇努在國外要求尼溫還政，軍方內部必然是有人同情，這可能就是官方遲遲沒有反應的原因。

## 六 緬共已組成民族民主團結陣線

從緬甸國內一般的情勢看：最近兩年來，緬共白旗武裝雖因其領導人德欽丹頓被刺身亡，在緬中緬南的巢穴都被政府軍收復；但它的活動已逐漸移向緬北。緬共遵照中共的指示，組成了緬甸民族民主團結陣線——將吉仁族、蒙族、撣族、克欽族等叛軍，以及所有反尼溫政府的各黨派人物，一律納入此一陣線。（註十四）如果要問：緬甸各邦族叛軍，一向是以反共聯邦政府侵奪邦區自治權為號召，何以又突然放棄反共立場而與緬共聯合？其實這都是尼溫政府將邦族領袖逮捕入獄所造成的後果。

緬甸各邦族老一派的領袖們都了解共黨是狼子野心及其釣餌的，其反叛，乃由於爭取自治權，兼反對政府親中共外交。因為他們深知中共藉此支援緬共，且將其勢力伸入緬北，而受害的，首先是他們，所以撣邦和克欽邦的老派領袖，一直支持我滇邊反共游擊隊，雖中共不斷給以威脅亦在所不顧，對其利誘，更毫不動心。至尼溫政府為實行社會主義路線而將他們監禁後，新起的邦族叛軍領導人，便不能堅持反共原則，經不住中共的利誘而接受其支援，並紛紛派遣幹部赴雲南接受訓練，因而與緬共結成了所謂「民族民主團結陣線」。

他們的實力與活動情况如何？據本年七月廿五日，紐約時報刊載賽丁發自仰光的報導稱：①北平支持緬共叛亂，已從緬中緬南轉移至與中共毗連的緬北，其叛亂在今年頗有擴展；②叛軍部隊的總數約八至九萬人，其控制地區，西從臘戍至薩爾溫江之間約長一百哩；③薩江東岸「古崗撣邦」（註十五），據報導已被共黨統治，其酋長為一華裔，已與共黨合流；④克欽邦的獨立派系，已接受中共的武器和其他援助；⑤北部共黨中勢力最強的，是諾生（Naw-Sang）的一部，他統率着一批四千人的混合部隊，其中有克欽族、撣族、吉倫族以及緬族人。（註十六）

又本年九月十三日泰國他儂院長宣稱：對於中共在緬北滇、緬、泰鄰接

的猛南集結軍隊二萬五千人，泰方已獲悉該批中共軍曾與緬軍發生多次衝突，因而使泰國十分關切。另據清萊府三位國會議員透露：該府與緬甸交界地區，曾于九月二日起封鎖，至八日始行開放。（註十七）可見一度傳聞緬北各大城市醫院中，自六月以來不斷有傷兵擁入，乃由于緬軍對抗侵入緬北的中共軍而頗多傷亡。這可能是中共為緬共及各族叛軍所訓練的部隊，也可能是中共部隊越境支援它們在緬北擴大叛亂，建立基地。

依照中共卵翼各國共產黨人建立偽政權的一貫手法：是以各該國共黨為基礎，聯合各種反政府的黨派及民族宗教集團組成政團，建立傀儡政權以與政府分庭對抗，並捧出一位尚有剩餘價值的政治人物，俾利用其影響力以號召人民，沖淡共產黨的色彩。如寮共以「愛國陣線黨」出面，由蘇法努馮親王為傀儡；泰共也是以「泰國愛國陣線黨」為名，網羅前政府的失意政客納入統戰，而以曾任攝政及內閣總理的乃比里出面，如果這項模型要在當前的緬甸翻版，宇努便是所謂「民族民主陣線」政權最合式的領導人。

## 七 結 論

宇努與北平是有相當淵源的，承認北平政權是他于翁山被刺後主持臨時政府時代的傑作，以後由于宇巴瑞派反對倒向北平，在首屆大選後接受美援而轉向西方。至一九五三年他又聽任中共擺佈，誣指緬北中國反共游擊隊乃由美國援助，片面宣佈拒受美援，並限令美援專家離境，完全依靠中共援助。他三屆大選的勝利，其對手指他會接受中、緬共的多方支持，證之他上台後的政策一面倒，一般都認為他正是履行對北平的承諾。

雖然他在三屆大選後重掌政權僅及二年，但已三次訪問中國大陸，其訂結的公開條約，有「友好互不侵犯條約」，「經濟合作協定」，「邊界治安安全協定」，「經濟文化協定」，其密約有「軍民友好往還協定」——准許中共軍進入緬境。這些條約，或係束縛緬甸參加東南亞公約組織，或以緬甸為中共南侵基地，無一不是有利于北平，所以在中共心目中，宇努是供他利用的最佳對象，可能不必等待他訪問北平，中共已先派遣代表和他接洽。這當然也是尼溫政府和團結委員會都可能預料到的。

尼溫政府將如何應付宇努的此項挑戰？最好是依照他的建議成立各黨派、各邦族團結陣線的臨時政府，乘他尚滯留國外時，以迅速的手法，選出與

軍方關係深厚的宇巴瑞等接管政府，並成立制憲議會準備大選，讓各族領袖回返邦區疏導邦族叛軍，以政治談判恢復自治權，使其不再為中、緬共所利用；同時恢復自由貿易，立即取消合作社，以解除民生痛苦，消除沸騰已久的民怨，這樣方可使多年來暗無天日的緬甸出現曙光，否則中、緬共導演的「民族民主團結陣線」即將成立與仰光對抗的政府，宇努也將在緬北被捧而登場。這不僅是緬甸的災禍，也將為東南亞帶來重大的危機，首先受害的，當然是泰國和寮國。

（註一）：見合衆社本年八月廿九日倫敦電。

（註二）（註三）（註十七）：見九月十三日香港星島日報載十二日美聯社紐約電及泛亞社曼谷電。

（註四）：請參閱本刊五卷九期拙著「從匪緬關係看劉少奇訪緬」。

（註五）（註六）：請參閱本刊六卷四期拙著「尼溫訪美與緬甸動向」。

（註七）（註八）（註九）：見五十七年十二月廿二日香港真報仰光航訊。

（註十）（註十一）（註十二）：見本年九月廿三日中央日報駐緬記者魯居士所撰「宇努與尼溫的歧見」一文。

（註十三）：按蘇瑞泰為擇邦土司，先出任緬首任大總統，繼轉任國會議長，從首屆大選蟬聯至一九六二年政變被捕入獄而死獄中。其長子在北平中共軍校畢業，被目為親北平少壯派，陸軍政變時，任緬軍連長，負責守衛國務總理官邸，陸軍首先將其擊斃。

（註十四）：見五十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「人民日報」。

（註十五）：「古崗」可能為「果敢」地名的別譯，該地居民多為漢人，其土司楊振才昆仲為華裔，且均曾在雲南就學。

（註十六）：按（*New Seng*）可能為羅相的英譯名，羅相為出生于雲南龍陵的克欽族人，隨父入緬，大戰期間在吉仁軍中任連長，以後入克欽邦組織自衛隊與緬軍對敵，被擊敗後率部退入雲南，被猛坂土司蔣家健擊潰，隻身逃亡，受中共參養，派回克欽邦組織反叛緬政府武裝。